

悟史，一个陌生而神秘的名字，
引出母亲埋藏在心底半个世纪的恋情……



悟史先生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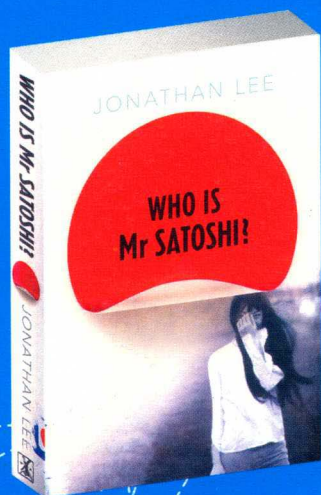
[英] 乔纳森·李 © 著

张琦 陈涛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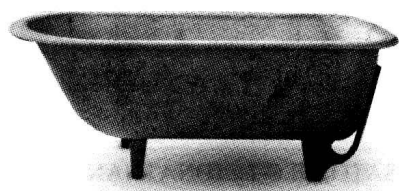
WHO IS MR SATOSHI?

东京、伦敦的双城绝恋 !!!
感动世界的凄美爱情故事
被媒体誉为英国版《海角七号》

英文版书影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WHO IS MR SATOSHI ?
悟史先生之谜

[英] 乔纳森·李 © 著

张琦 陈涛 © 译

版权登记号：01-2010-74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悟史先生之谜 / (英) 李著；张琦，陈涛译.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143-0482-4

I. ①悟… II. ①李… ②张… ③陈…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5290号

WHO IS MR SATOSHI © by JONATHAN LEE

Copyright: © JONATHAN LEE 2010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MODERN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作 者	(英) 乔纳森·李
翻 译	张 琦 陈 涛
译 审	丁占罡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0482-4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献给我的父母



我不怀疑内景之中自有其内景，外像之上仍有其外像，视力之外还会有另一视力……

——《信念》

沃尔特·惠特曼

故事里的妙语与贝克特有关。美国学术界这样评价他：“他不把人放在心上，他是个艺术家。”恰在此时，贝克特提高嗓门，压过下午茶时分的嘈杂谈笑声，大声喊道：“但我确实在意人，确实把人放在心上。”

——《贝克特追忆：追忆贝克特》

詹姆士·诺尔森、伊丽莎白·诺尔森 合编；劳伦斯·海尔德语

（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

目 录

第 1 章 001

第 2 章 007

第 3 章 015

第 4 章 026

第 5 章 038

第 6 章 052

第 7 章 065

第 8 章 073

第 9 章 078

第 10 章 083

第 11 章 087

第 12 章 096

第 13 章 113

第 14 章 119

第 15 章 130

第 16 章 140

第 17 章 148

第 18 章 160

第 19 章 169

第 20 章 184

第 21 章 193

第 22 章 202

第 23 章 210

第 24 章 213

第 25 章 219

第 26 章 224

第 27 章 234

第 28 章 241

第 29 章 254

第 30 章 263

第 1 章

去年 10 月的一个下午，母亲在她家小院的水泥地上，重重地跌了一跤。

这幅场景犹如一部年代久远的胶片电影，在我的记忆中一遍遍重现。画面摇曳不定，角度变幻无常，质感渐渐消逝。那时，母亲的影像清晰跃然于画面，旁物黯然失色，而此刻已大为不同。在我勾勒的电影中，母亲已与身后的场景——那些阴影，那片草坪，那红褐色的天空，融为一体。

母亲当时就在院子里。八十高龄的她，每天早晨起来，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让院子里有一株杂草。杂草源源不断地从石板缝中生长出来，她乐此不疲地把它们拔掉。院子维护的工作本该由公寓管理员负责，但母亲才不管这一套呢，她总是将管理员轰走，即使我想搭把手儿，她也会让我待在屋里。我只能坐在她位于凡格德老年公寓的前厅里，喝着酒打发时光。窗外，正是金秋十月，秋高气爽。我和母亲之间隔着一道玻璃推拉门，一束光线透过玻璃门，径直照射到我手中的平底酒杯上，杯中的冰块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此时，我唯一能听到的，是从走廊传来的各种微弱的声响——有人在拖着脚走路，有人把掉下的东西拾起，

也有人在低声抱怨。

第一声闷响传来，一下子引起了我的警觉。我本来正专注地凝视着杯中融化的冰块，听到声响赶紧抬起头，只见母亲已处于危险之中。她整个手掌压在玻璃门上，仿佛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上面。她的手指顺着门向下滑落，“吱吱”作响，指尖的颜色由深灰变成浅灰。我起身大叫一声“母亲”。几十年了，我一直叫她“妈妈”，而此时，堵在我嗓子眼，又猛然喊出来的，竟然是“母亲”，在屋里回荡。自她走后，我始终用“母亲”来称呼她。

接下去的几秒钟，断断续续的黑白影像逐一呈现在我的眼前，母亲时隐时现。只见她瘦弱的双肩微微颤动，稀疏的眉毛向上扬起，松弛的眼皮无力下垂，脖子些微歪向一侧，手背上青筋暴起。那只干瘪枯瘦、布满老年斑的手啊，似乎有了生命，在支撑着她的身体。她的手指还在向下滑动，她马上就要跌倒了。

恰在此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她的那只如同风化了的石头一般的手，猛然停住，竟然不可思议地从玻璃门上拿开，垂下，然后插进了围裙的前兜。她定了定神，站稳身子，抬起头，吞咽了一下，然后深深吸了口气。那样子，既有一丝得意，又有几分担忧，好像害怕再次摔倒。此时此刻，只有头顶的飞鸟能看到她稀疏的头发。

第二声闷响传来之前，她似乎安然无恙。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危机看似过去的时刻，才是最危险的。我站在前厅，手里仍端着那杯酒，透过玻璃门向外看着。我本来可以向前走上5码，拉开门，把她搀进房间；或者，如果跟她讲不清道理，被她当做存心捣乱的陌生人，我也本可以拉一下挂在呼叫绳上的橙色小拉环；又或者，我完全可以按下嵌在墙壁上的急救按钮。一个41岁的男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做到这些。是的，完全可以做到。

就在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我愣在那儿，这可是我最后一次作出选择的机会啊！

* * *

我怎么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她险象环生？就在她跌倒前的几分钟，我还在厨房往酒杯里加冰块，冰块与酒杯发出叮叮当当的撞击声。

母亲走进来，从贴有“园艺用具”标签的抽屉里取出手套。她并没有注意到我已经连干了两杯黄油糖味烈酒——这是她家里唯一能找到的酒，也没有注意到我吞下了3片粉色药片。自从她得了老年痴呆症以后，对好多事情都视而不见。

她拿着手套去了前厅。我倒了最后一杯烈酒，把酒瓶放回原处，便开始四处找吃的，但什么也没找到。你知道，母亲是从战后年代过来的人。贴着“药物”标签的柜子里堆满了消化药、止咳膏、便秘药、支气管炎吸入剂和止痛凝胶。冰箱里有一个抽屉，贴着“配给品”的标签，里面满满地码放着黄油、猪油、人造奶油、奶酪和鸡蛋。门廊一侧的储藏室（上面贴着“储藏室”标签）里高高地码放着罐头食品——有鱼类的、西红柿的、肉类的、汤类的，还有蔬菜类的和糖饴的。旁边是糖（白砂糖、冰糖、蔗糖）、面粉（白面粉、点心面粉、自发粉）、小扁豆、意大利面以及大米。此外，还有码放整齐的水果罐头，成箱的布瑞本苹果和布拉姆利苹果，以及很多瓶装果汁饮料。母亲尝过物质短缺的苦头，她始终没有忘记。

我拿着酒杯坐在皮沙发上。这时，送餐车推进了公共楼道，饭菜的香味飘了进来。我这才想起自己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那天早上一想到要离开家，我心里就惴惴不安。外面的世界充斥着危险，让我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慌，什么东西也吃不下。

我问她：“为什么不让我干呢？”她正步履蹒跚地穿过地毯，朝玻璃门方向走去。“如果这些杂草让你这么烦心，为什么不让我来拔呢？”

母亲没说话。她显然是想起了什么重要事情，拖着脚步来到墙角的电视机旁。那可是件老古董了，又笨又旧，还是电视还不太盛行年代的

产品。她用手扶住已经失去了光泽的电视机的一角，伸手从后面够出一个鞋盒，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电视机上面，又像个老朋友似的轻轻拍了拍它，接着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句什么，便朝着院子走去。

我问：“妈，盒子里是什么？”

她非常吃力地拉开门，然后停顿良久，揣摩着我的问题。冷空气一下子吹进屋里，凉飕飕的。接下来她回答了我的问题。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她说的每个字。尽管时间过去这么久了，可她的话依旧回荡在我的耳畔，而且声音越来越响，一波一波地荡漾开去。

她说：“我要把它交给悟史先生。”

“悟史先生是谁？”我问道。

她答道：“最重要的，是找到悟史先生的地址，把这个盒子交给他。”

她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我都听得很真切。突然，就好像有个无形的力量在向外拽她一样，她死死地握紧门把手，说道：“如果你真想帮点什么忙的话，就让管理员躲我远点儿！”

她拉上门，向外走去。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母亲干活用的那双手套无精打采地搭在我的旁边。

我刚坐稳，正在午后的斜阳里摇晃着杯中暗淡的烈酒，耳边便传来了那第一声闷响，嘭的一声，好像空气被压爆了一般。我很惊诧，如此瘦小的母亲竟然发出这么大的动静。一时间，我担心门上的玻璃会被震落。我站在那里望着，还好，玻璃完好无损，却见母亲惨白的手紧紧地撑在玻璃门上。她的头低垂着，身体渐渐瘫软，双手一点一点地向下滑落，接着她竟然站了起来——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她挺直身子，把手从玻璃门上拿开，抬头望着天空。

危急时刻，容我们作出选择的时间往往稍纵即逝。

* * *

千钧一发。我感到心脏在怦怦地跳个不停，嘴里也突然间发干，刚

刚吞下的粉色药片仿佛在腐蚀着我喉咙里的某根血管或是什么软组织，发出嘶嘶的声音。但我顾不了这些，我宁愿相信可怕的事情已经过去。就在那一瞬间，在时间容许我作出抉择之际，我知道自己有多种选择，但我说服了自己，我一定是说服了自己，没有必要去采取行动，否则我怎么会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她——带着自信重新站起来的她——又一次躬下身子，执意从水泥地砖的缝隙中拔掉那可恶的蒲公英呢？

她用围裙前襟擦了擦手，把腰深深地弯下，比此前的幅度大多了。她开始向她干净、漂亮、铺着地砖的小院里那些四季丛生的“宿敌”发起了进攻。暮色中的母亲，就如同现在在我眼中的世界，呈现出灰蒙蒙的轮廓，仿佛俯身于一个巨大的棋盘。接下来麻烦来了，我目睹了一切——只见她死死地抓住一棵蒲公英的根茎往起拔，可蒲公英却纹丝不动，它粗壮的根须，四处蔓延，不愿意离开那坚实的土壤。而母亲，却站不稳了。

只听嘭的一声，这一次的闷响并非来自于她的手，而是肩。她的肩膀猛地撞上玻璃门，向下滑落。被蒲公英拽倒的那一刻，她两膝一软，整个身子不可抗拒地在暮色中划过一道弧线，向下倒去。

母亲跌向地面的时候，我怀疑她是否看到，蒲公英的头状花序有多么美——纤细的冠毛簇拥着结成绒球，如同雪花一般壮观。起初，那些绒毛还紧紧地抱作一团，依附在茎端，可转瞬间，它们便从视野中消失了，完全淹没在妈妈跌倒时笼罩在院子里的巨大身影中。但在猛烈的撞击下，蛛丝般的绒毛拖着无数颗花种顷刻间从昏暗中冲出，像夜空中绚丽的焰火，像核弹爆炸时生成的耀眼的火光，又像黑暗中镁光灯的漫射，将影像定格在胶片上。

我没有听见她的头撞击到水泥地上，听见的是无边的寂静被自己短促、惊骇的笑声所撕破。我踉跄着挪向玻璃门，扔掉酒杯。酒杯竟然没碎，还不可思议地弹了起来。门外，几片10月的浮云聚积在厚重、昏暗的天空，为小院罩上了一层灰色的夜幕。母亲蜷缩成一团，躺在那里，

一只手不自觉地抽搐着。我不知所措地发出了一声哀号。围裙缠绕在她的脖子上，她那张衰竭的脸从围裙上方露出，乌黑的血从她的一只未被遮住的耳朵里慢慢流出。

我一直站在那里，直到确认她已死去。我双手紧紧按住玻璃门，额头也抵在上面，两眼紧闭，就这样待了很久，就这样瘫倒在冰冷的玻璃上，任由它来承载我的全部重量。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天下起了雨。我又回到沙发那里，坐下来，望着玻璃门上半透明的雨滴随意汇聚到一起，然后迅速急转直下。母亲尸体的周围，已形成一汪暗红色的污水。即使现在我闭上双眼，依然能看到那汪污水，污水里倒映着暮色中的浮云，戏剧般地呈现在摄影镜头投射出的那道柔和的灰色光束中。

又服了一些药以后，我终于打电话叫了急救人员。当他们敲门时，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站在门外的正是悟史先生。

当然，不会是他的。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批身着绿色工作服的急救人员。短短一会儿工夫，母亲便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那些全副武装的陌生人把她抬上担架，盖上了一块苫单。

从那时起，母亲的脸色像罩上了一层薄纱一样，不再清晰。

第2章

母亲去世后的那个周一，我站在朗克罗斯教堂后面的树阴下，注视着前来悼念的邻居缓缓地唱起赞美诗。汗水浸湿了我的头发，领带令我感觉有些窒息。外面的光线照在教堂高高的窗子上，窗棱与玻璃彩绘使光线折射出不同的形状和色彩。一道道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弧光映射在我眼前身着黑衣的人群身上，但他们似乎丝毫没有受到这些鲜艳色彩的影响，每一位悼念者都仿佛是后面的人投下的影子。

我是福斯克家族唯一到场的人，但前来聆听管乐旋律的凡格德老年公寓的居民却来了不少。对我而言，与他们步调一致地吟唱赞美诗实在有些难度。我看着那忽明忽暗的烛光，那精心码放的花束，还有彩色玻璃上那跳动着的珍珠母般的白色光亮，一个问题在脑海中反复出现，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等以后我老了，在养老院里度过余生直至去世，会不会有很多人参加我的葬礼？我的父亲会出席吗？他与我那么疏远，但那时也会表现得特别悲伤吧？会不会还有一些我从结婚时就认识的老朋友？

一首赞美诗唱完以后，牧师谈到了牧羊人，谈到了死亡面前不分贵贱，褪去衣装人与人并无差别。他的训诫在我耳边若有若无地回响。此

时，我在专注地思考着母亲去世的原因，思考着造成母亲之死的种子是在什么时候播下的。

* * *

弗吉尼亚路 17 号。我在这里长大成人，而我的母亲——爱丽丝·福斯克——仿佛突然间就衰老了。十几年前的一天，我来家中看望她的时候，第一次发现了那些白色小标签。

“红色餐巾”“白色餐巾”“红白餐巾”——起初我对此并没有在意，因为母亲一向乐于记录。谁的生日要到了，电视上教的新菜谱，下一次妇女大会的时间、地点，都会被她记录下来。

然而过了没多久，房子里的标签成倍增加。每一个抽屉、柜子都被贴上了标签，上面写着“次好的盘子”“洗碗布”“打破的瓷器”等等，无一例外。

打破的瓷器为什么不扔了呢，妈妈？

“打破的瓷器（给垃圾工）”——夹在“洗涤盐”和“说明书 / 保修卡 / 使用手册”标签之间的修改过的字条上赫然这样写着。

标签也就罢了，更糟的还在后面。母亲给当地的报纸写信，抱怨邮局关门了。“这真是个耻辱，”她写道，“当地居民一直信赖的基础服务在毫不顾及群众利益，也不与居民协商的情况下就被取消了。”她把草稿给我看，想听听我的意见。信写得倒是不错，但我知道那家邮局仍在营业。为了证明我说的是对的，我还特意陪她走到邮局。这时她大笑起来，“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她说道，“我的记忆力还好着呢！”

我不知该如何判断。母亲仍然记得大多数人很难记住的东西，什么邻里每位居民的名字，什么英国历史上 66 位国王加冕的顺序，以及适合不同土质的杀虫剂品牌等大量信息，她都记得很清楚。她也能说得出口每一位我崇拜的摄影师的名字，以及我的摄影作品曾在哪本刊物上发表、在哪里展览。

母亲的行为越来越反常。有时我午餐时间来访，却发现她已准备上床睡觉；有时我会在深夜接到她的电话，显然她已黑白不分。我庆幸至少她还记得我的电话号码。有时邻居发现她站在熟悉的街道上碰上谁就向谁问路，她解释说这只是在找找方向。

“不服老不行啊，”她说道，“等你到了70多岁，有时也会犯糊涂，就是这样。”

我问她还记不记得我妻子的名字。

“克洛伊。”她回答道，那口气像是我得罪了她。

我耸耸肩膀忍不住笑了。母亲一直很喜欢克洛伊。几年后克洛伊离世的时候，哭得最凶的就是母亲，简直是悲痛欲绝。

“接下来你要考我什么？”她问道。

我问她还记不记得首相的名字。我提问时，尽量显出开玩笑的样子。

“哈！”她答道，“是中国的老共产党员，艾德礼。我说啊，还是让丘吉尔回来吧。”

“艾德礼”是妈妈对克莱门特·艾德礼的称呼。

“他离开唐宁街有一段时间了，妈妈。”

“好啊，我很满意，很高兴。”

我向医生咨询：“这会是服用心脏病药物的缘故吗？”医生的神态与母亲的如出一辙——毫无歉意，但亲切中夹杂着迷惑。

“嗯，”他一边从胸前的口袋中掏出一只体温计，一边解释说，“你妈妈的这些症状嘛，有时也会有别的诱因，比如甲状腺出现了问题，维生素缺乏，甚至是抑郁症，都有可能。我们会全面排查，不会漏掉任何诱因。”

我们从医生那里步行回家。路上我去有机食品店买些副食，让母亲在外面等我。出来时，她正抚摸着一只毛色不均的腊肠犬。

母亲问我：“你没忘了给爸爸买报纸吧？”

我答道：“爸爸离开好多年了，妈妈，这你知道的。”

“我还记得我的父亲。”母亲喃喃自语。

让母亲住在凡格德老年公寓是不二之选。她以前住的地方离这里不远，沿街走过去就是，所以她在脑子清醒的时候，对这一片还是很了解的。另外，这里所有的住户都可以选到中意的单元房，而不仅仅是蜗居在狭小的房间里。我还想办法帮她挑到了一层的房间，这里既能看到方方正正的小院，还能望见远处的花园。

小院环绕在房子的四周。1999年12月，就在整个世界进入新千年之际，我帮她搬进了新居。我记得搬家那天我租来一辆货车，开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她的脸色与以前大不相同，眼角、嘴角都耷拉着，仿佛从前的希望都在缓缓逝去。当时我想，要是在她的这副愁容到来之前为她多拍些照片就好了。

* * *

等基督教赞美诗的旋律一终止，我便飞速冲出教堂大门，来到墓地安静的一隅，躲在银色的桦树后面，点上一支香烟。

透过交叉错落的嫩枝和三角形的树叶，我看得见母亲小小的墓穴四周杂草丛生。现在那里还没有人，只有被铲子斩断的树干和挖出的泥土。墓穴周围全是倾斜着的斑驳的石碑，逝者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已经看不太清楚。前来追悼的人们在淡淡的日光下，沿着一条脚印斑斑、草木丛生的障碍训练场一般的小路，行进到母亲的墓穴前。

我转身避开。传入我耳中的是大得夸张的脚步声、咳嗽声，还有棺材缓缓入穴时发出的吱吱声。就在几分钟前，我的听觉还很听使唤，眼前还浮现出记忆中孩提时的画面：弗吉尼亚路17号，矮矮的丁香树围成一道小篱笆，门廊上总是洒满了柠檬色的阳光，一排排玫瑰修剪得美观整齐。这时，一支烟抽完了，我点燃另一支，玫瑰的画面随即从脑海中消失。

一位从未谋面的老先生急匆匆地穿过土褐色的草丛，让我吃了一惊。